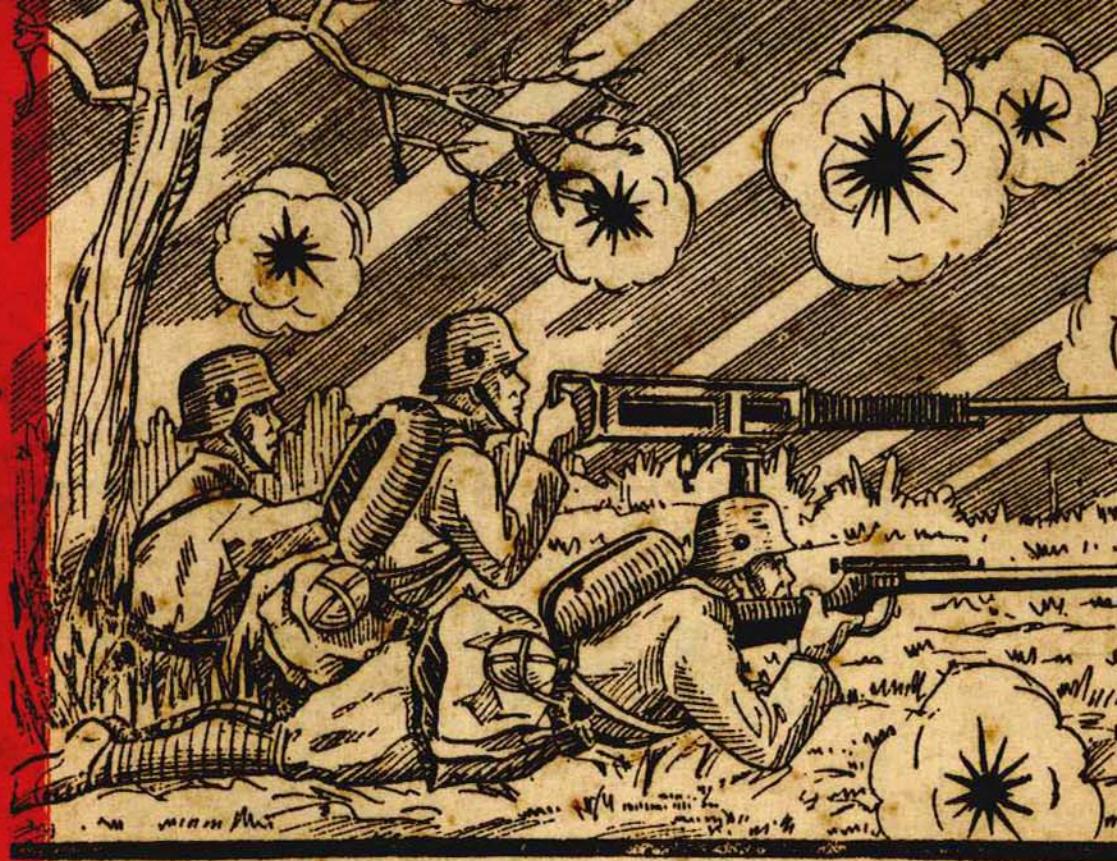


# 抗戰中的軍隊與民眾



著 平 希 俞

抗戰中的軍隊與民眾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一角五分

著者 俞希平

發行者 漢口交通路生  
全 民 出 版 社  
成 南 里 六 三 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抗戰中的軍隊與民衆

## 目 次

抗戰中的軍隊與民衆（俞希平）

關於民衆力量（葉青）

羣衆的怒吼（章乃器）

官辦的民衆組織（章乃器）

論抗戰時期的民衆運動

更廣大的把民衆組織起來（潘念之）

# 抗戰中的軍隊與民衆

自從「九一八」以來，由於日本法西斯加緊用武力向中國侵略的種種事實證明，牠們——日本法西斯，是一貫的，在執行田中義一奏摺中吞併中國計劃為爭取中國民族的生存權利，惟一的辦法，是堅決的用武力抵抗，給侵略者以迎頭的痛擊。

第一，因為我們的軍備工業，顯然不及敵人，所以，照「唯武器論」者的說法，若單單拿武器一點來與敵人作對比，它的結論，必然的會陷入「抗戰失敗論」的泥沼中去的。

正確的答案，應該從中日兩國，整個的國力的對比，以及拿與決勝有關的各種條件來估計，方能得到抗日必勝的結論，建立起民族永生的信念。

就中日兩國整個國力對比，以及拿與決勝有關的各種條件估計結果，中國必然勝利的條件之一，是四萬萬五千萬廣大羣衆的潛蓄力量。這種潛蓄力量，正彷彿蘊藏於地下的寶貴礦產一樣，必須加以開發，始能變成足以打擊敵人的真正力量，所以民衆運動，就已經成爲

全國上下所一致公認的，抗戰的必要前提。

第二，照「唯武器論」的演繹：武器既不及敵人，抗戰是必然失敗的，那末，怎麼辦呢？是「準備」！

於是「唯武器論」的第二個結論，必然會是「抗戰準備論」。

但是，半殖民地的中國，要與帝國主義的日本，在準備上競爭軍備，由於兩者間產業落後與發達相差的距離，結果會變成牛車與汽車賽快，這暫且不去管它；首先要明白，這種可憐的準備迷夢，日本法西斯，是不會允許你做得安穩呢？從「九一八」之後，東三省被敵人吞沒了，熱河被敵人吞沒了，察東六縣冀東二十二縣，被敵人吞沒了。接着，進攻蘆溝橋，佔領北平，進攻上海，敵人無堅不摧的野心，簡直還想不折一兵，長驅而直入南京。

我們想準備，卻給敵人以毫不經力的，大肆吞噬的機會，這是清禁明白的事實。

所以，在這種局勢下，我們對於敵人的合理答復，是立刻「予打擊者以打擊」。

當然我們不反對合於事實的，需要的各種準備，不過為答復敵人瘋狂的進攻，首先迫切

須要是立刻加以迎頭的痛擊，堅決的抵抗。在抵抗中假使發現了我們的缺點，和新的需要，當然應該毫不隱諱的加以改正和補充，換句話說：在抗戰中進行準備，才是真正合理的辦法。

第三，由於種種客觀條件的決定，我們相信，惟有抗戰到底，始能保證最後勝利。在抗戰之初，以及中途軍事上的失利，不但不會減少我們抗敵的勇氣，相反的，我們還要在這些失敗教訓中檢點我們自己，在進一步建立我們足以制敵致命的力量。而「唯武器論」者怎麼辦呢？他們把招致失敗的事實真像掩飾起來，仍舊捧出：武器既不及敵人，又不作長期準備，那末，失敗是當然的結果了，這樣一套說法，來搖動全國上下的抗日信念。

現在我們拿葉青的關於民衆力量一篇文字來做一次檢討。看看「唯武器論」者的論據。葉青的那篇文字，是登載在二月五六兩日的掃蕩報上，另外在一卷一期的抗戰與文化上還有一篇論民衆運動署名柳寧，聽說這是他的朋友朱其華的大筆。

關於民衆力量一文是針對着章乃器的民衆基本論小冊子做的。章文已由上海雜誌公司出版。

現在擬先將葉青全文照錄在下，並刪錄章乃器文若干段，以供對照。

### 關於民衆力量

葉青

有人說：「我們底軍事力量不及日本帝國主義，那是誰都不能否認的。那末我們究竟憑甚麼力量可以戰勝它呢？答案是：半殖民地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基本的力量是民衆」。他又說：「我們自己底武力既然明知比不過敵人，那末除了民衆底力量可以給我們一個不敗的基礎——決不滅亡的基礎以外，我們還能靠甚麼呢？」因此他著了一本「民衆基本論」底書來指導抗戰。

前面徵引出來的那兩段話，很明顯地是「把民衆和軍隊對立起來」的，因而他之所謂民衆，是在軍隊以外那些沒有武裝的人。這不僅他爲然，一切稱許民衆力量的人亦然。因爲他們看重軍隊以外的民衆，所以就輕視軍隊，因而輕視武器。他們把看重軍隊

，因而看重武器的見解叫做「唯武器論」。他們爲高揚民衆底力量起見，痛罵唯武器論，至於說它是漢奸理論。

因爲他們反對唯武器論，所以就反對準備，主張即刻抗戰。用甚麼力量呢？民衆。民衆是抗戰底「基本的力量」。換句話說，沒有武器的民衆比有武器的民衆——軍隊底力量要大得多，他可以憑其赤手空拳戰勝日本準備了幾十年底軍隊。

依他們，好幾個月來的抗戰「已經粉碎了唯武器論」。這就是說，武器不及日本軍隊的中國軍隊把日本軍隊打敗，獲得勝利了。但是中國「軍事上的失利」又「不容諱言」，而且這種失利還很「嚴重」。他們在主張民主政治時，在主張改革政治機構時，在主張開放民衆運動時，把這種「嚴重失利」底情形說了很多。那末這又是爲甚麼呢？他們說這是由於民衆沒有參加的緣故。有的人稍稍看得廣一點，把「我們底武裝同志缺乏了政治教育」一項增加進去，或較謹慎地說：「廣大的羣衆沒有積極起來參加這次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實爲許多原因中的一個極重要的原因」。

假如你把我們底武装不及敵人一項增加進去，作為嚴重失利底原因之一，那他們就——羣起罵道，這是唯武器論者底「藉口」，這是「歪曲的理論」。『唯武器論者把決定這次中日戰爭底勝負問題完全歸根於武器底優劣方面，……是當前危害抗戰的唯一謬論』。

武器在戰爭中一點作用都沒有，民衆則是基本力量，他是『不敗的基礎』，可以使你獲得勝利。

所以他們底理論是不折不扣的『唯民衆論』。

這種理論，可說是荒謬得不近人情，雖三歲孩子亦要嗤之以鼻。但是他們到處散播這種謬論的時候，我們却非與以批判不可。

第一，把民衆與軍隊分開而來說民衆是抗戰底基本力量，這是根本錯誤，如果要說民衆是抗戰底基本力量，必須把軍隊包括進去。實際上，軍隊底兵員來自民衆，軍隊底武器爲民衆所製造或由民衆出的捐稅所購買，軍隊底餉糈由民衆負擔，所以軍隊是民衆

底產物。軍隊作戰，同樣需要民衆補充兵員，供給武器，負擔餉糈，一句話；需要民衆底支持。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可以用民衆來說明戰爭底勝敗，可以把被壓迫民族底抗戰力量看成是被壓迫民族底民衆的力量。

明白這點，我們就不能够把現在的抗戰當作「單純的武裝衝突」看，尤其不能認為是「不幸的」事情。我們應該說現在的抗戰是中國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爭鬥，在中國底民族運動史上另劃了一個階段。因為我們底軍隊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我們與敵人底戰爭，……却有全民衆作後盾」。

雖然主張卽行民主政治的人，主張開放民衆運動的人，要以忽視這種軍隊底民衆基礎和民衆底後盾作用來製造他們底理由，但是每個三歲孩子都知道中國軍隊是中國民衆養起來的；這次動員的軍隊是全國性的，羣衆性的，數目有兩百萬底光景：由抗戰開始到現在所得到的主張抗戰和擁護抗戰的公私電報足以代表一切有組織的民衆；參加運輸，救護，捐輸和游擊的人遍於全國，而且爲數很多：爲補充而有的壯丁訓練和學生訓練

，亦日益普遍。抗戰底民衆性表現得十分明顯。所以把現在的抗戰詆爲「軍隊抗戰」而——另外叫出「全民抗戰」一口號的人，無疑的是否認事實。

其次，假如要把民衆與軍隊分開，那就須各給以相當的估價，既不可輕視民衆，亦不可輕視軍隊因而輕視武器。問題底中心是指出民衆和軍隊互相關係，與以適當的配合。爲要喚起人重視民衆對於戰爭的作用遂發出輕視軍隊因而輕視武器的言論，其錯誤正同爲要喚起人重視軍隊因而重視武器對於戰爭的作用遂發出輕視民衆的言論，是一樣的。

一個富有社會科學理論的軍事學家，告訴我們：「軍隊底全部組織和戰鬥方式，因而勝利或失敗，都依存於物質的即經濟的條件，依存於物質的人物和物質的武器，依存於技術」。可見勝利或失敗底原因不單關係乎民衆，不單關係乎武器，二者是同有關係的，而且還關係乎經濟條件，教育程度，人口底多寡，生產底技術。

這就可以看出戰爭底唯武器論也同樣錯誤了，兩者都是一偏之見，因此，唯民衆論

者之反對唯武器論，正同唯武器論一樣，均沒有是處。

但是中國並沒有甚麼唯武器論。因爲大家都知道現代的戰爭不單靠武器，而生產和交通尤有重大的關係，這差不多是一種常識。至於準備抗戰的政府，始終不曾單準備武器，它也訓練軍隊，用訓練團，訓練班和電影等方法來加強官兵底政治教育和軍事教育，並且特別注重交通如鐵路和公路等。特別注重生產如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倡導是。所以國防和建設在「九·一八」以後成爲了並行的口號。

沒有唯武器論，但唯民衆論者爲要反對準備主張即刻抗戰，遂製造出唯武器論來。結果產生出重視民衆輕視武器的傾向。這也是反對準備主張即刻抗戰之必然的結論。

所以，再其次，我們要批判唯民衆論對於武器的輕視。這裏，我們有理由而且有必要向唯民衆論者指出武器對於戰爭的作用。

誰也知道，戰爭是武裝的爭鬥，以使用武器爲特色。誰底武器優越，誰就獲得勝利。所以前述富有社會科學理論的軍事專家，同時又告訴我們：「最完美的武器底生產者

戰勝次完美的武器底生產者。一句話，力量底勝利依靠武器底生產」。這是中國從鴉片之役到義和團之役的一切對外戰爭都失敗之一軍事上的說明。現在，武器可以購，所以我們可以把他底話簡括爲這樣：「最完美的武器戰勝次完美的武器。一句話，勝利依靠武器」。這不剛剛合他底「手槍戰勝寶劍」那句話嗎？

蘇聯爲甚麼要看重紅軍，擴充軍備，大造飛機，獎勵航空，製造軍艦，注軍一切新式兵器，就是它懂得這些，要把那個軍事學家底話拿來實踐。而我們底唯民衆論者，一談到蘇聯底紅軍，總是說得眉飛色舞，竭盡其誇詡頌揚底能事。然而對於中國，則輕視武器。這豈不是說要沒有武器或沒有優越的武器纔便於日本帝國主義底侵略和征服嗎？告訴你們；中國底問題正同俾士麥時代底德國問題一樣，只有鐵與血纔能解決。你們輕視武器，我們是要重視武器。

每個參加抗戰特別是參加上海抗戰的官長和兵士，都知道我們底失敗是由於我們底飛機，大炮之缺乏。敵人底飛機使我們底軍隊不能白日活動，及到上了陣地，飛機便來

轟炸，同時它又在偵察之後指揮大砲照着你底工事一排一排地射擊了前面又射擊後面使你不能增援。請問：在這種情形下，你底官兵連敵軍底影子都還沒有看見就被炸死或打死，縱使他們受過優良的政治教育，有着勇敢的戰鬥精神，又何能為力呢？所以不指出我們底失利由於武器不足，乃是唯民衆論者穩蔽真相以製造其唯民衆論底正確之一種詭計。

現在，讓我們再來批判唯民衆論底本身吧，再來指出離開了軍隊即離開武器的民衆能使戰爭獲得勝利之不通的那一點吧。

誰也知道軍隊是一種武裝組織，是有武器的民衆底組織。假如軍隊作戰失敗了，有武器的民衆打不過敵人底軍隊，那末沒有武器的民衆更無戰勝敵人底軍隊之可能。這便是民衆見了敵人底飛機就躲避，見了敵人底軍隊就逃跑的原因。

單純的民衆，沒有軍隊作掩護的民衆或未拿武器的民衆，絕不能憑着他底赤手空拳打敗敵人。如果認為可能，那要不是義和團底思想，便是陳勝吳廣斬木揭竿的思想。這

在近代，尤其在二十世紀，是行不通的。義和團底符咒和拳頭畢竟抵不過新式的槍炮。——

且勿說得太遠，就以近八九年底農民運動而論吧。「赤區」底民衆爲甚麼沒有把「赤區」保衛住？的確，瑞金底民衆不能防守瑞金；洪湖底民衆不能防守洪湖；金家寨底民衆看着金家寨失去；通南底民衆看着通南失去。這不是事實嗎？誰能否認呢？任何有訓練、有組織的民衆都沒有以赤手空拳抵禦快槍大砲的力量。

如果要說法國革命是法國民衆做出來的，俄國革命是俄國民衆做出來的，那就必然是把軍隊包括在內了。誰不知道在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中軍隊站過民衆一方面來是革命成功底一個重要的因素呢？豈止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巴黎公社和辛亥革命，又何獨不然？有些人以國民革命作民衆有力量的證明。但他們忘記了一個最重要的事實，即國民革命根本是以南方底國民革命軍爲主要力量那一點。

因此，我們很可以說，一切革命都要以軍隊底參加爲成功底條件。要有軍隊，要有武器的民衆之組織，纔能進行最後的決定的武裝爭鬥。爲不忘掉同情並支持這種武裝爭

門之無武器的民衆起見，我們應該說：一切革命皆是有武器的民衆與無武器的民衆共同奮鬥的結果。

這裏，我們絲毫不會因武器底力量，軍隊底力量，而忽視民衆的力量。我們更可以說，一切革命都要以民衆底參加為成功底條件。要有民衆，要有無武器的民衆纔能使最後的決定的武裝爭鬥得着廣泛的支持。

總之，有了民衆，軍隊底參加是決定的因素；有了軍隊，民衆底參加是決定的因素。而實際的事實則是民衆與軍隊互相幫助，共同動作。

在近代，因為實行了徵兵制度，民族意識又很普遍，戰爭變成了全體性的，你這國有民衆支持，他那國也有民衆支持，這時底勝負不決定於民衆而決定於兩國力量底比較——兩國底一切力量底比較。兩國底軍隊是兩國底一切力量之總的表現。因此兩國底一切力量底比較表現在兩國底軍隊比較上。所以結果我們可以說勝負決定於軍事。

在這種情形中，準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反對準備唯民衆論者根本不懂得民衆論怎

樣在近代戰爭中表現其力量那一回事。但是直到現在，「日寇是盡量發揮他們準備好了的長處，而我們則到處都發現我們沒有準備或是沒有準備好的短處，以致遭受軍事上的失利」時，還諱言我們底準備不足，把說準備不足的話看成是一種「口實」，而不承認它底真實性。但是口口口却說：我們在「抗戰中遇着嚴重失利的原因」，第一是由於「敵有長期準備，中國準備非常不够」。口口口亦說：「抗戰為甚麼失利？」答：「失利的原因；子，日本強於中國，中國國防力量與技術條件大大落後於日本；日本有長期準備，中國沒有」。這不是真理到底不可掩蔽的證明嗎？

同樣，在這種情形中，唯民衆論者口中的民衆力量，以民衆為我們半殖民地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根本力量之說，也是「粗疏的。惟有政府在這幾年中的準備，如製造武器，建築國防工事，進行壯丁訓練，公民訓練，學生訓練，僧侶訓練，發達生產，修築公路和鐵路，舉辦聯運，纔是精細地和具體地使民衆在近代戰爭中表現其力量。因爲這一切都是要民衆來做來參加方能實現的事情。唯民衆論者對於民衆在近代戰爭中的作用，